

朱子《小學》——一種儒家式的基礎教育綱要

張鎧焜*

摘要

南宋朱子認為教育應分為「大學」與「小學」兩階段。小學是奠定德性基礎的時期，他與學生編輯《小學》一書，為小學之教提供了教育原則。本研究旨在探究朱子《小學》一書的教育理念與思想，進而探討《小學》教育方案對擴展當前教育的可能性。《小學》的教育內容主要是：一、明倫——人生基本關係（五倫）之德性與實踐智慧的培養；二、敬身——理想身心素質的型塑，包括心術、威儀、衣服、飲食等。朱子的「小學」對我們當前的教育有以下啟示：發展以品格與德行為本的全人教育；重視人類本質關係的教育；實施適度的生活規範教育，引導學生邁向自我修養。

關鍵詞：小學、朱子、兒童教育、明倫、敬身



DOI : 10.6869/THJER.202106_38(1).0001

投稿日期：2021年1月7日，2021年7月5日修改完畢，2021年8月2日通過採用

* 張鎧焜，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E-mail: chk@utapei.edu.tw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問題背景

(一) 教育中的理想人圖像

教育的目的是透過各種合理的教育方式引導學生成為理想的人。教育不僅僅是提供受教者一些外在知識或實用能力，而是希望根本地使深具價值的教育內容成為受教者身心素質的一部分，使受教者成為一個「理想人」。

每一種教育方案都預設了某種「理想人」的圖像或標準。人生的樣貌與面向是複雜的，當關注的面向不同，對所謂「理想人」的看法便不相同。所以各種教育方案便因所預設的理想人標準不同，而形成相異的目標、內容、程序和方法。教育的根本問題在於我們希望學生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們心目中的「理想人」具有哪些關鍵素質或身心品質？對人的理念不同，所設計的教育內容就會有所不同。

在教育史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蘊含不同理想人圖像的教育計畫，例如，柏拉圖（Plato, 428/427 - 348/347 BCE）在《理想國》（*The Republic*）中的教育方案預設了國衛和哲人王兩種層次的「理想人」圖像，而分別設計了不同的教育進程與內容；古羅馬的昆體良（Marcus Fabius Quantilianus, AD 35 - after 96）的教育學說則旨在實現「雄辯家」（*orator*）的理想圖像，而規劃了涵蓋言辯能力、思想、德性、威儀風度等多方面的教育（林玉体，2005）。儒家的「理想人」是能「修己安民」的君子，乃至最高境界的聖人，所以其教育方案是以涵養仁德與陶冶為政智慧為主軸。近代民主社會的教育型態則大多是培養具備自主生活及參與公共事務之充分知能的「民主公民」。

我國目前正積極推展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綱要也隱含著某種「理想人」的圖像。大體而言，這種「理想人」較近於完備生活能力的成熟個人和有競爭力的國民。從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所揭櫫的願景、理念、目標等來看，這項教育方案旨在培育具備健全生活能力並充分實現潛能的國民。其總體課程目標包含：「啟發生命潛能，陶養生活知能，

促進生涯發展，涵育公民責任」（教育部，2014：2），即在於學習必要生活知能，開展個人天賦，承擔公民責任、貢獻社會與經濟等。課綱所揭櫫的基本精神「自發、互動、共好」，即蘊含著這樣的教育理念：讓每個人有能力在民主社會境況下，自主地發揮潛能與特質，積極參與公共生活，從而能以互助的方式增進自己與他人的福祉。在這樣的理想人圖像下，進一步分析所應具備的身心素質和能力，從而勾畫出教育所要培育的素養。依據教育部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的說明，國民基本教育所欲培養的「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教育部，2014：3）。這樣的設計方式偏向務實性的教育思維，即依據未來生活可能狀況的需要來規劃教育的內容。

在本基本教育綱要中，核心素養是分屬三個面向的九個項目：(1)「自主行動」面向：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2)「溝通互動」面向：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3)「社會參與」面向：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這些基本素養大多是現代生活所須具備的關鍵能力或素養。晚近，世界各國有許多關於人力素質與關鍵能力分析的研究報告都提出了類似項目。例如，1999年澳洲《二十一世紀學校教育的國家目標》提出學校教育應培養學生八項關鍵能力，2006年歐盟的《終身學習關鍵能力：歐洲參考架構》提出「終身學習八大關鍵能力」（楊深坑、王秋絨、李奉儒、鄭勝耀，2019）。以上各個報告所建議的關鍵能力都是針對當前數位化、自動化的社會發展，未來生活與職業型態的變化趨勢，而提出的「適應現在生活及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我國的12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也是取法以上各國教育方案的「關鍵能力的模式」，從生活需要的角度發展出九項核心素養，偏重因應現實的生活知能與經濟競爭力（包括個人的與國家的）。

然而，這種切近現實需要的教育方案就是完善的教育嗎？其中蘊含的「理想人」圖像就是唯一合宜的教育目標嗎？從人類發展的長遠歷史來看，教育的「理想人」圖像並非只有一種，今天的思想與觀念只是適應於時代狀況的一種模式，而不是最高的真理。為了擴大教育發展的

視野，我們應當嘗試跳脫既有的主流思維，探究不同的「理想人」教育方案，以形成對教育的多元而豐富的洞見。當前的後現代主義思想也提醒人們避免局限於單一思維、單一標準，而包容多元理性。超越單一理性的可行作法是探究與當前理性型態明顯歧異的思維模式，這種差異模式可能來自與我們有空間距離的相異文化，或來自與我們有時間距離的歷史上的實踐。據此，教育史的研究可以引領我們去接觸那些與當前相異，但因歷史關聯而不盡然陌生的教育思維與實踐，讓我們可以在現有型態之外，領略不同的教育視野，從而對教育的可能性有更寬廣的想像。

（二）傳統儒家的理想人圖像及其教育方案

在我們文化的歷史中，儒家教育思想一直具有很大的影響。儒家也如同現代素養教育，致力培育「理想人」所應具備的身心素質，但儒家是依據不同的「理想人」圖像來設想其教育方案。他們不是從「生活能力」角度來設定教育理想和內容，而是從更普遍的人性理想來設定其教育目標。在儒家標準，理想人的關鍵要素並不在於能適應生活需要的實用知能，而在於具有道德價值的心性素質。這種理想人是在德性上心靈層次超越的人物。儒家的教育即以心性修養為核心，引導人們追求道德心靈層次的超越。儒家心目中的理想人具有許多卓越素質，這些素質統稱為「仁」，若較具體地分析則有誠、愛、敬、義、智、勇、和、恕、勤、敏等項目。教育的根本任務就在協助學生發展這些素質。成人之前的基本教育則是強調這些素質的養成與實踐，為人格的完整發展奠定基礎。儒家的理想人與教育思想迥異於現代的教育主張，探究其旨趣與內容可以使我們了解不同於現代思維的教育方案，擴大我們的教育視野，形成對教育更豐富的想像。

在儒家的教育思想中，南宋朱子（朱熹，1130-1200）曾提出一套頗為完整的教育方案，涵蓋「小學」（8~14歲）與「大學」（15歲以上）（朱熹，2001：1）。「大學」是學習與涵養「修己治人之道」的君子教育；「小學」則是奠定德性基礎的兒童教育。朱子並為《禮記》的〈大學〉篇撰述章句註解，以闡發「大學之教」的理想、規模與內容

等。另外，又與學生編輯了《小學》一書，為「小學之教」提供了教育原則與內容。「大學之教」是針對有志於修己治人的「士」；「小學之教」則是針對兒童，陶冶其德行與心理素質，以做為未來「大學」的基礎。所以「大學之教」並不適於所有人，而「小學之教」則可做為普遍的兒童品格教育方案。

朱子的《小學》方案是儒家學者最早提出的一套完備的基礎教育方案，對後世的影響很大。其中所提教育內容及觀點主要是引用先秦禮書及後世儒者的教育主張，所以《小學》可以算是儒家對基礎教育的一個重要觀點。「小學」的對象較近於今日國民基本教育的對象，而其對心性素質的注重，正可以與當前生活適應取向的基本教育方案相對比，幫助我們從不同角度理解教育。因此本研究將探討朱子《小學》一書所揭示的教育方案，闡明其教育觀，以擴大我們的教育視野，思考教育的新可能。

二、研究目的與方法

基於前述研究動機與背景，本研究的基本旨趣是藉著朱子《小學》所申明的童蒙品德教育，提醒現代人注意，在實用性的現代公民生活能力教育之外，也應注意一種內在性的人格品質教育。並希望透過闡明《小學》所提示的具體方案，讓關注兒童教育者能據以尋繹適當的觀點或作法，以規劃出適合於當前生活狀況的兒童品德教育。當然，將這一古代教育理念與方案轉化為適合於現代境況的措施，可能會涉及多重文化調適的困難，但為避免研究範圍過大，本研究暫未觸及這方面問題。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探究朱子《小學》一書，闡釋其教育思想與教育方案；二是探討朱子「小學」教育方案對擴展當前教育的可能性。

本研究的方法是採取詮釋方法。現代的人文研究對古代典籍學說的詮釋，主要有兩種取向，一是力求精確地貼近經典的本意，一是以讀者的觀點來理解作品的意義。前者運用訓詁、考證方法，配合對作者生平、思想風格、時代背景等方面的了解，努力確認作者在作品中所傳達的意旨。後者本於德國詮釋學家G.-H. Gadamer（1900-2002）的理論

(2004)，認為一切詮釋都是讀者與作者的「視野交融」，閱讀無法還原作者的述作本意，因此並不堅持要精確把握作者的原意，而以讀者自己的現代知識與觀念為基礎來理解作品的意思。兩種方法在運用時並不相斥，研究者經常會以兩者交相運用來完成作品的解讀，只是會因研究條件和研究者學術傾向而有不同偏重取向。本研究考量對當前教育的應用便利性，因而較偏向第二種詮釋方法，即著重以現代觀念和學術概念來解讀與重述朱子《小學》的意涵，以便讀者容易了解這一教育方案的內容及其對現代人的意義。但偏重這一取向並不意謂本研究放棄對作者原意的認真理解，在研究過程仍盡力依據適當的訓詁、考證資料，本於朱子、理學、儒學的思想脈絡來解讀原典，力求不違失朱子的論述本意。

研究所用資料主要為《小學》一書，選用版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朱子全書》第十三冊收錄的《小學》、臺灣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明代陳選（1429-1486）的《小學集注》。前者為十一卷本，有本文，無註解。後者為六卷本，其註解，歷來有相當高的評價。兩者本文編卷不同，但內容大抵相同。本研究參照兩版本進行本文解讀，並參考陳選的集注做為理解的輔助。此外，也參閱《朱子語類》中朱子講論「小學」的相關內容，以補充理解其小學教育的理念、原則與方法。

貳、朱子的教育規畫及其人性論基礎

朱子的教育方案區分「大學」、「小學」兩階段，他在〈大學章句序〉揭櫫其教育方案的梗概。朱子說：

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朱熹，2001：1）

「大學」即是「大人」之學（大人的教育）。「大人」是朱子心目

中的理想人，具有仁道胸懷，並致力於經世濟民的事業。所以「大人之學」兼重道德心性的發展，及政治智慧與能力的培養。在「大學」之前的兒童時期則屬於「小學」，這是培育「大人」的預備與奠基階段。朱子認為人的心性修養必須始於童年時期的具體實踐，在師長的指導下，依循合宜的規範（禮）來踐行與調整各種言行舉止，真實地體會這些合宜行為的實際過程和效驗，並將理想規範內化為自己身心的習慣和習性，以此為德性修養奠下堅實的基礎。

不論「大學」或「小學」，德性教育都是最重要的部分。這是因為朱子認為人性最核心的本質就是德性，人的高貴與尊嚴就在於德性，人的使命就在追求德性的至善境界。朱子對於德性理想的堅定信念來自於他的人性論。朱子將人性區分為理想的、本質的「先天之性」，和現實的、非本質的「氣質之性」。他認為人的「先天之性」全然完美、合乎天道義理，所以又可稱「義理之性」。在本質上，每個人先天都稟有純粹善良的「義理之性」；但在現實上，因為每個人生命氣質的純粹度不同，所表現出來的稟性就有差別，最純粹完備的是聖人，純粹度較低的就是凡人。朱子將這有差別的現實人性稱為「氣質之性」。但「氣質之性」潛藏著純粹完美的「義理之性」，我們凡人只要致力「變化氣質」，轉化心性中不理想的成分，就可以逐漸回復到原有的先天「義理之性」，實現德性的完滿。朱子認為教育的目的就在幫助人們從不完美的氣質之性回復為先天的義理之性。「小學」正是這種「變化氣質」教育歷程的起始與奠基。

朱子在《小學》一書具導論性質的〈小學題辭〉中扼要地呈現他的小學教育的人性論基礎。朱子首先指出：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悌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彊。（朱熹，2010：394）

人的先天之性純然善良，仁義禮智等人性本質和愛敬忠孝等倫理原則，都是源自人先天具備的義理之性，因此是自然而然的。順從這些原則，會感到自在而毫無勉強。

然而，不純粹的氣質會遮蔽或扭曲人本有的先天之性，造成偏差邪惡的性情。這就有了教育的需要。朱子說：

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眾人蚩蚩，物欲交融，乃頹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支。（朱熹，2010：394）

現實人性有純有疵，有的人較純粹，接近完美的先天之性（聖賢）；有的人則駁雜而不純粹，較不符合完美的本性（眾人）。性純的聖人自然表現出人本質的義理之性，處處合乎仁義禮智等道德品質。一般眾人則受到欲望引導而蒙蔽了本質善性，敗壞了各種倫理道德原則，卻沒有覺省自己已走上了暴棄先天善性的道路。古代聖王不忍看到眾人愈來愈偏離善良本性，所以設立學校和教育，以引導、培養人們的善根，使人們內外本末都回復本質的善良。眾人雖然表現出種種道德不完美的狀態，但畢竟潛在具有先天的善性本質，所以有道德的可能性，及可教育性。透過教育的轉化，便能重新回到向善的道路，逐漸回復本質的義理之性。

教育的歷程則應區分為兒童階段的「小學」教育，及十五歲以上的「大學」教育（朱熹，2001：1）。小學注重透過實踐來奠定德性的基礎；大學注重透過讀書窮理和省察涵養來自我修養。朱子說：

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逾。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朱熹，2010：394）

「小學」是未成年的兒童教育階段，內容與方法注重具體規範與實踐，要求行為合乎禮義標準，以養成良好的道德習性。「大學」是「有志於道」者終身追求理想德性的教育，注重引導學生內在省察與涵養，發現與發揮自己的本質善性；並致力窮究事物的道理，以明智善良的心，順應事物的狀況，而表現出適切得當的行為。經過不斷努力，德業累積愈來愈深厚，達到接近完美的境界，就會發現這些其實是自己本來就有的

本質善性。過去的不完美，並不是自己的善性不足，只是暫時隱蔽；而現在的德崇業廣，也不是增加了什麼，只是把原有的善良品質重新恢復。

從朱子的〈小學題辭〉可以看出朱子的「小學」與「大學」都是其整體德性教育的一環，並且是他的人性論與人性修養論的自然開展。「小學」正是人性修養追求至善之歷程的出發點。

參、朱子「小學」教育方案

朱子所編著的《小學》可以視為一種儒家取向的兒童教育整體方案，主要構想是指導兒童在生活中實踐合禮（理）行為，以啟發、強化與這些行為相應的身心素質，奠定理想人格的基礎。其中闡述的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立教——教育理念與原則的闡述。

二、明倫——人際關懷智慧與德性的培養：包括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等。

三、敬身——理想身心素質的型塑，具體項目有：心術、威儀、衣服、飲食等。

「立教」是關於教育重要性、目標、程序、方法、內容等，綴輯古代經典與歷代儒家著作與這些方面相關的論述。「明倫」是輯錄古代禮書與相關著作中的重要人倫原則與德行典範，所占篇幅最多，是兒童教育的重點所在。「敬身」包含心術、威儀、衣服、飲食四個項目：「心術」是指一些重要心性素質或心態的修養途徑；「威儀」是指發露於外表的風度或氣象；「衣服」是指合乎禮法規範而能彰顯威儀的衣著服飾原則；「飲食」是有關飲食等基本欲望合理調節的規範。

至於其教育方式，主要是指導兒童實踐禮書所載的合宜行為方式；其次是呈現各種良好行為的典範或模式，教導兒童明瞭適當行為的樣態。這些方式都強調良好行為的具體面向，引導兒童從具體的理解轉化為內在的習性，成為未來德性人格的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小學》旨在以具體的實踐來涵養兒童的心性，而他心目中德行的理想準則是古代聖賢留下的「禮」。因此，朱

子《小學》所選用的德行教育原則和內容主要是取法先秦經典所記載的「禮」，特別是禮記、儀禮等經典。然而這些古代經典的對象其實是當時的貴族及很少數的「民之俊秀者」，所以某些規範明顯是只有貴族才可能實踐的繁文縟節，並不適於平民生活。但是，依朱子的理念，他深信每個人都稟有「義理之性」，且「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所以他的教育主張乃是期待普遍施行於每個人；希望人人都能接受這種德行教育；引導每個人都進德修業努力成為君子，而不只是仕紳階層子弟。朱子《小學》的問題在於過度相信古禮是最理想的德行標準，最能彰完美品德，而希望將古禮實行於所有童蒙，卻未意識到對平民難以實踐的問題，這可以說是朱子的一個盲點，《小學》也因此被某些學者誤解是針對仕紳子弟而論。所以，今日解讀與應用朱子的《小學》，必須注意這一問題，而採取其德行涵養，將各種實踐規範調適為合乎現代一般人生活型態，才可能真正落實。

以下首先闡述朱子「小學」的教育方法原則；其次析論「明倫」、「敬身」等教育項目的旨趣和意義；再者，就書中各教育項目，以相關內容為範例，說明本書的內容概要。

一、朱子「小學」的教育原理

（一）實踐取向的教育

孔子主張最初的教育應當以生活實踐為主：「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兒童教育應以具體德行的實踐為優先，確實做到各種合宜行為後，才從事知識學習。因此，朱子的「小學」主張以簡明、具體、可行的實踐來啟引兒童的心性涵養。「小學」教育的基本原則是透過對合乎義理之行為範式（禮）的仿習實踐，以養成合宜的行為習慣，進而形成健全的身心狀態，做為未來進德修業及實行儒者事業的基礎。朱子在「小學原序」中說：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

稚之時，欲使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朱熹，2010：393）

小學的品德教育重視實踐；大學才教導學生思考倫理道德的道理。

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悌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為忠信孝悌者。（朱熹，2015：138）

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規範做去。大學是發明此理。（朱熹，2015：139）

兒童尚無足夠能力進行道德的理性思考，也無法判斷各種事情的合宜實踐方式，所以應教導他們按照合乎義理的規範來行動，到了心智成熟時才開始省思考察這些規範的道理。所以朱子「小學」的基本教育原則就是引導學生依規範實踐以養成符合倫理道德的習性、品格。

（二）「下學而上達」的原則

由日常生活合乎規範的實踐，以學習、領會事情中的道理，即儒家所一貫主張的「下學而上達」。朱子說：

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事中。若真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之理便在此。（朱熹，2015：1208）

「下學」是指在日常生活具體事務中學習合乎規範的——即合乎理性與道德原理（義理）——行為方式；「上達」是指領會合乎規範行事方式所蘊涵的義理。「下」可理解為「形而下的」，即實在的事務或狀態；「上」則是「形而上的」，即抽象的法則或原理。朱子認為一切義理或理（原理、法則、原則、理念）都體現在具體事物上，即所謂「理在氣中」或「理在事中」。我們可以將這些道理抽繹出來進行抽象的思辨，

或單純地把這些原理原則當作客觀、普遍的知識來學習。但這些義理最終要在實際的行為中實現，所以窮理與實行必須兼顧。而對理性思辨能力並不成熟的兒童來說，則應從具體的「下學」做起，從實行中踐履這些義理，在實際經驗中感受這些義理的實踐脈絡，進而逐漸體會這些義理的真實意義。

朱子認為以正確的方法行事，並持續實踐，將在不知不覺中內化為良好的習慣或習性。到了成年時，歷練更多，體會更多事理，就能形成完備的智慧。朱子說：

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朱熹，2015：139）

「小學」的重點是「下學」層面的實踐，具體地從事灑掃應對進退和事親敬長的行動。

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朱熹，2015：139）

從「下學」的過程存養累積深厚的德性基礎，到了「大學」階段就在這基礎上進行義理的深究，以思辨與體察這些義理更精微深刻的層次，推進自己的智慧與德性。

（三）「仁」與「禮」互為表裡

儒家主張「仁」與「禮」互為表裡。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朱熹，2001：71），人格素質有內在的善良情性，也要有外在的適當行為。儒家的「禮」講究內外合一，合「禮」的行為是內在「仁」之情性的體現；實踐合「禮」的行為是同時激發內在的真情誠意，及表現外在合宜得體的行為。然而，真情誠意可

以單純地發自本性良心，而要表現出得體的行為，則須要足夠的生活實踐智慧及同理心，才能體察對方的需要，斟酌情境中的複雜因素，而做出合適的行為。例如，兒童能愛父母，但不一定知道要用什麼行動去表現對父母的愛。他們不一定知道要怎麼做，才能真正體貼到父母的心。他們可能因為與父母太過親近，而疏忽對父母的敬意；可能對父母充滿愛敬之心，而不知道用什麼適當的方式來均衡地表達自己的愛、敬之情。朱子認為古代的「禮」就能適切地體現「仁」心，依禮而行，可以讓仁心有具體的表現方式。所以《小學》一書編入許多古代禮書關於五倫、敬身的理想行為模式或規範，希望兒童透過實踐「禮」而同時達到內外兩方面的修養，一方面教導兒童表現仁愛與智慧的各種具體行為方式；一方面讓兒童在實踐仁愛與明智的行為中持續護持與滋養內在的心性品質。最終希望受教者能內與外兼顧，德與行兼備，形成良好的品格。

二、《小學》「明倫」各項教育的旨趣和內容概要

朱子《小學》的「明倫」是人際關懷的智慧與德性的培養，教導兒童了解各種人倫的規範、實踐方法和古人典範。「明倫」的項目即人們所熟知的「五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書中內容即陳述對待這些人生中重要他人的合宜態度及行為規範。表面上看來，似乎是一些為人處事的繁文縟節。然而深究其義，此書的「五倫」之教其實是要培養兒童「仁」的內在素質和實踐能力。儒家自孔子以來即以「仁」為人格的最高理想。仁的核心是對待他人的真情誠意，具體地實現在自己與生命中重要他人的關係中。

儒家的人生觀預設了人是關係中的存有。儒家並不認為人的本質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而認為人是生存在與眾多他人的關係中，人生的具體內容就在與週遭他人的互動和相依關係，人生的理想與價值就在追求一切關係的圓滿。因此，儒家思想關注人與他人之理想關係的營造與充實。依儒家觀點，人生的焦點並不在於「個體」的自我實現，不只是追求個人獨特性的發展與實現，而是與人生中一切重要他人的關係的圓滿完成。這些關係的完成應當由自己主動做起，而不是要求關係中的對方

去營造與實踐。因為造就圓滿關係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人生，這種圓滿關係既成全了他人，也實現自我品格的超越及完善。所以人倫的實踐是自己的責任，而不是他人的責任。也因此，儒家的五倫規範都是談自己應該為關係中的他人做什麼，講求自己的關懷責任，而不是談對方須要為我做什麼以營造雙方的圓滿關係。

儒家主張應當以愛、敬和成全對方的方式來成就相互關係，這種方式即所謂「仁」。「仁」是德性的統稱，它包含許多可貴的心性素質與理想的待人方式，如真誠、愛人、敬人、正義、明智、無私、盡心、體諒、成全等。儒家認為每個人都應發展「仁」的德性，以「仁心」對待他人。不過，雖然對待他人都要以「仁」為原則，但我們與他人卻有不同的社會關係，對他們承擔不同的義務，所以對待他們的「仁」就會有不同的型態。雖然對父母、兄姐、朋友等，我們都要關懷、尊敬，且盡心服務他們的需要，但是關懷、尊敬、服務的型態和重點仍依關係而異。儒家認為「理一分殊」，即意謂基本原理雖一致，但在不同現實處境中還是會有差異的原則。所以在《小學》書中，雖然以「仁」為德性的最終目標，但具體的教育措施則依五種不同關係，教導兒童適合於各種關係的愛、敬、服務行為，引導學生從行為體會個別的「仁」，最後統合成完整的「仁」的人格。

以下分別就《小學》所列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種人倫關係，討論其旨趣和意義，及書中所列的心性與行為規範的要點。《小學》在各項人倫項下所列的各種德行原則或規範，經常是條列古禮條文或後來儒者觀點，組織與秩序不一定明顯。為便於有系統地理解，本文首先依儒家思想脈絡解說各人倫的意義；其次，就該人倫的內容，歸納區分出幾個類項，而後依類舉例解說，以闡明這些人倫規範的意涵。

（一）父子

父子關係是指父母與子女的關係。子女對父母的愛敬之心稱為「孝」，這是儒家最重視的德性表現。論語學而篇中有子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朱子註解說：「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朱熹，2001：56）仁愛之心的最初

根源即本於與父母的情意互動。一個人最初承受的愛是得自於父母，而最初眷戀愛慕的對象也是父母，所以個人被愛與愛人的原初體驗都來自於父母，以此為本，而後才擴充為對於兄弟姊妹、家人尊長、朋友、夫婦、君臣的關愛。因此說孝是行仁的根本。

《小學》一書中極為重視孝行，輯錄了許多孝行的原則、規範、實行方法和模範事蹟。不過，除了有些兒童與青少年實際可踐履的規範之外，書中也輯錄了人生各階段的孝行準則，如成人時事奉父母的作法，媳婦事奉公婆的原則，乃至居喪祭祀的禮儀規範。朱子的「小學」教育原則本是強調由實踐以涵養德性，但是為了使兒童了解自己與父母一生關係中不同階段的合理情意與行為，所以必須納入超出兒童生活經驗的規範與原則。整體而言，《小學》一書關於父子之倫的內容主要有四種類型：1. 恰當的孝親情意；2. 學生當下可實踐的孝親行為方式；3. 概括性的實踐原則；4. 學生未來人生階段的孝親行為規範。以下試分別舉例以說明之。

關於子女對父母之孝敬情意的適當狀態，《小學》書中有以下一則描述：

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朱熹，2010：399）

對父母之孝最重要的是常保愛與敬的情意。有深愛之心，就會表現出和氣、愉色、婉容等溫馨親切的外顯面容。有恭敬之心，就會有如同手持貴重玉器或捧著滿盈的水那樣專心慎重的舉動。但如果是過度嚴肅拘謹，不夠自在平和，就不是適當的孝敬父母之道了。這是教導兒童對待父母的情意與行動必須平衡適切。一方面要保持對父母的自然純粹的情意，由深切的情意自然發露出愛與關懷的表現；另一方面，孝不能僅止於關愛而忽略敬重的心意與行為，但也絕不能過度恭敬，否則就不是孝順之道了。這裡顯示出禮所關注的精微均衡性，兒童依此實踐可以養成細膩的孝親品格和行為習慣。

其次，《小學》書中也指出學生可以實踐的一些孝親行為，例如：

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晨定而昏省。出必面，反必告。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朱熹，2010：399）

曲禮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禮記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朱熹，2010：400）

司馬溫公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朱熹，2010：440）

「冬溫而夏清」，意指為人子者在冬天要想辦法讓父母親保暖，夏天則要設父母親感到涼爽。這是鼓勵子女要以具體作為表現對父母的關心體貼，學習使自己的關懷心意成為對所愛者的具體助益。「出必面，反必告」則是讓父母知道自己的行踪，以免他們無謂地擔憂。「所遊必有常」指出門遠行要稟告父母自己的行程，使父母安心或有事可連繫。「所習必有業」指學習和從事的工作必須是正當的事業，以免父母為自己的前程操心。這些行為都是出自對父母的體貼之心，也是愛敬父母的合宜作法，可以讓父母時時感到安心愉悅。

「父召無諾」等兩段話是說當父母召喚時，應該立即回應並起身，手頭上正在做事，就把事放下；正在吃飯，就把飯吐出來，立刻快步到父母面前了解他們有何需要，而不能敷衍怠慢。再者，當父母交代我們辦事時，要謹慎地記下來並隨身攜帶，把事情放在心上而儘快辦理，完成後要向父母回報，讓他們安心。如果父母所交代的事不妥當，則應溫和地向他們剖析是非得失，說服他們同意，而後更改作法。這些行為方式表現了對父母的真誠敬意，全力以赴為父母效勞，不讓父母煩憂不快，常保滿足和喜悅。這樣的行為是在行動上具體實現將對父母的愛敬情意。學生若實實在在地踐履這些作法，不僅學習孝親的適當行為，也學習「誠心為人」的具體行為習慣，將來可以推擴以對待其他人。

再者，小學也有些內容是關於孝親的概括性實踐原則，例如，

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朱熹，2010：403）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朱熹，2010：403）

這些內容是通論孝親的概括性原則，提示在人生不同階段對父母的事奉原則，包括父母逝世後的喪祭哀思之道，使學生了解孝親之愛敬情意的不同表現方式。

另外，有些內容雖是具體孝親行為方式，但不屬兒童或青少年階段的狀況，而是對未來行為方式的說明，例如：

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朱熹，2010：400）

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朱熹，2010：402）

前者是說兒子結婚後與媳婦孝敬父母、公婆，應當順承其心意。後者是指子女要注意自己行為的善惡會影響父母的名譽，所以要為了父母的聲名而謹慎自己的行為。即使父母過世了也要如此。這兩者並不是要求兒童與青少年當下實踐的行為，而是使他們了解未來的行為規範。

綜而觀之，《小學》中的「父子」之倫強調引導兒童開展對父母的真誠深摯的情意，並透過細緻體貼的關懷行動來體現自己的情意，讓父母真實感受到子女的敬愛，從而實現父母與子女間的圓滿關係。這種圓滿關係其實是人性的永恆嚮往，即使現代人也應該莫不盼望擁有這樣「父慈子孝」的關係。並且，兒童對父母的孺慕之心正是一切對人關懷

的原點，指點、保全與發揚兒童的純真孝心，正是對最可貴的人性良知的培成。因此，我們應當將孝親之情性與實踐能力列為教育的重點，採取合理的教育內容和方法來涵育兒童這一最根本的良知。

（二）君臣

儒家以政治為志業，所以重視士大夫的君臣政治倫理。儒家的政治理想是「仁政」，主張從政者應以仁心行仁道，造福所有人民。孔子盛讚堯、舜的政治，孟子倡行仁政，並稱「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引領儒者以人民福祉為本的「仁政」理想。儒家認為所有從政者都應以「仁政」為志業。從政者包括政治體系中的君與臣，理想的君應該如堯舜博施眾濟，追求大同的盛世；理想的臣則應協助君王，同心實現仁政。宋代理學家與朱子都是以這樣的觀點來看待政治與君臣關係。余英時（2003）指出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價值觀是「得君行道」和「與君共治天下」，他們自視為政治的主體，並以實現仁道為己任；朱子也是如此。根據余英時的分析，朱子與宋代儒者心目中的君臣關係並不全然是君上臣下的階級秩序，更重要的是職位與責任的分工關係。君是政治的總其成者，臣則各自分任其職。君是這個「仁政」團隊的代表，各個臣子以君為核心凝結為一個實踐仁政的體系。「忠」於君，其實是忠於君所代表的「仁政」體系；為君盡心負責，則是為「仁政」而竭心盡力。

《小學》的君臣倫理部分輯錄孔子以來臣子對待君主的規範與實例。其中內容主要是從政為官的原則，及為人臣者與君主官長互動的倫理。大致上是適用於入仕為官者，一般人民與這種倫理其實距離頗為遙遠。孔子在提到年少者的修養與學習時，只說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中並不涉及君臣、夫婦等關係。這應該是因為這兩種關係與年少者的實際生活無關，孔子僅就年少者具體可實踐部分來指導他們力行修養。

然而，若從儒家以政治為志業的特性來看，君臣倫理即為人生必要關係之一，「小學」階段的君臣倫理教育就屬於一種預備性的教育。由於是針對未來需要的預備性教育，所以君臣倫理其實不在兒童的生活經

驗範圍，這一部分並沒有兒童可以實踐的行為原則，書中所提出行為規範或古人模範都只能讓兒童預先了解及認同，以便未來真正入仕時，做為與國君、官長互動的準繩。

《小學》書中君臣倫理的規範主要有以下幾類：

1. 對待君主的道義責任

孔子曰：君子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朱熹，2010：406）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朱熹，2010：406）

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朱熹，2010：406）

對待君主應當竭誠盡力地協助其完成政事。對君主倡行的善政，臣子應盡心成全這一良好的政策；如果君主的決策不當或有過錯，則臣子須努力挽救，彌補其損害。這樣就能達到臣子衷心真誠對待君主，君主尊敬信賴臣子的相親相敬關係。再者，臣子事奉君主，必須合乎正義與道德原則。如果君主的要求違背這些原則，臣子應當阻止或拒絕君主。由以上君臣倫理規範可以看出臣子是以道義盡忠於君，而非無條件的忠誠。

2. 對待君主的禮儀行為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朱熹，2010：406）

禮記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朱熹，2010：406）

這些是古代臣子事君的禮儀，臣子以此表達對君主的敬意。按照儒家觀點，禮的規範可以因時制宜，只要能把握其中的情意。《小學》書的這類條文主要是教導學生以行為舉止表現敬意，至於具體的行為方式應當可以按時代習俗而調整。

3. 為官的原則

童蒙訓曰：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朱熹，2010：444）

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朱熹，2010：407）

為官的基本原則是清廉自持、謹守法規、勤勉負責。再者，如果在自己的職位上無法充分發揮作用，不論是因外在因素的限制，或因自身條件的不足，都應該辭去這個職位。這些除了是為官的原則，應該也可以做為現代職場專業人員的有為有守的原則。

人類的事業都要靠團體合作才能完成，而一切團體組織都會有領導人，以領導人為核心，形成全體齊心努力的方向和共同行動，以實現團體的事業目標。為了建構真誠合作的團體，就需要有一種團體倫理使各成員間形成緊密穩固的關係。《小學》中的「君臣」之倫可以視為一種團體組織倫理的模式：「君臣」之倫主張以實現共同理想（仁政）來結合領導人與其他成員；君臣之間是本於正義的原則來合作與互動（君臣以義合）；領導者應以合理有節的方式來領導下屬（君待臣以禮），下屬則須以誠懇盡心的態度來完成自己的職責（臣事君以忠）。這些原則對現代組織來說仍然是合理合情的，有助於建立團體中的真誠合作的關係倫理。所以在兒童教育中可以汲取這些原則，以及早幫助兒童養成團體合作倫理的態度與實踐能力。

（三）夫婦

夫婦關係是家庭形成的根源，所以是人倫關係的根本基礎。自古以來，夫婦一倫即受到高度重視。《小學》書中即引古代《禮記》內容，說明夫婦之道在人類社會的意義與重要性。

禮記曰：夫昏禮，萬世之始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朱熹，2010：407）

男女結合成為夫婦，才有家庭，而後有了下一代子女，眾多家庭構成了龐大的人群社會，就產生了道德、規範和禮儀，而調和社會中人與事的複雜秩序。所以夫婦是倫常禮義的根本。宋代理學開創人物之一的程伊川（1033-1107）在其《易傳》中進一步解釋了夫婦為禮義之本的意義。他表示：

咸，《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恆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為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恆皆二體合為夫婦之義。（程頤，2011：174）

恆，《序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久也。」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恆也。（程頤，2011：181）

程伊川的觀點可以代表宋代理學家對夫婦之道的的基本見解。他認為夫婦結合的基礎在於兩人的心意相感應（即「咸」，解讀為「感」）。而夫婦是家庭的根基，也是人倫之本，所以夫婦之道貴在恆久穩固（即「恆」）。所以「咸」、「恆」兩卦代表夫婦。夫婦為人倫之始，正相當於天地為萬物之源，所以《易經》上篇開始是代表天地的「乾」、「坤」兩卦；下篇開始是代表夫婦相感的「咸」卦和夫婦恆久之道的「恆」卦。這裡以夫婦與天地並稱，可以看出程伊川對夫婦之道的重視。

然而，程伊川雖然重視夫婦人倫，但他對夫婦關係的看法仍落入大多數傳統社會（包括東方和西方）的窠臼，而認為：

恆，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男在女上，男動于外，女順于內，人理之常，故為恆也。又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皆恆之義也。（程頤，2011：181）

這段話大致是認同男尊女卑，男剛女柔，男動女順，男主外女主內，這樣的「男女之別」不僅是人倫之道，也符應自然的天道。

朱子在《小學》書中呈現的夫婦倫理關係與行為規範並不脫上述程伊川及傳統社會長久以來的觀點。書中所輯錄歷代關於夫婦相處之道的言論與代表性事蹟，仍是男外女內，男健女順的原則。例如朱熹（2010：408）所言：

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

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朱熹，2010：408）

這種「男女之別」觀點從古代一直延續到近代，在今天受到嚴厲的挑戰。即使我們肯定夫婦之道對人類的關鍵意義，認同心意真誠相感、恆久穩固是夫婦之道的最可貴價值，也必須重新界定夫婦各自的職分、地位與互動關係。

然而，《小學》「夫婦」之倫更重要意義在於其高度肯定夫婦關係為人類存續發展的根本基礎。夫婦是人類繁衍的始原，也是家庭的基點，因此是人倫關係的根本，也是社會的基礎。相對於儒家重視夫婦倫理的社會性意義，當前社會的夫婦觀其實較偏向個人主義思維，往往忽略夫婦關係在社會與人類發展上的關鍵地位。現代人通常把婚姻自由視為個人自由的一部分，從個人幸福的衡量來選擇、經營或放棄婚姻及夫婦關係，並且有權拒絕他人的干預。綜而觀之，有別於今天的觀點，《小學》的「夫婦」倫理教育具有三個不同的特點：(1) 將夫婦關係視為教育的重要項目，使人們更加認真學習夫婦之道；(2) 強調夫婦關係的社會性意義，在個人幸福觀點之外，為夫婦關係加入了社會責任意識；(3) 在兒童時期便實施夫婦倫理教育，使兒童及早了解婚姻與夫婦關係的重大意義，從而形成對婚姻與夫婦關係的慎重感與責任意識，或將有助於未來對夫婦關係形成更嚴謹慎重的態度。

(四) 長幼

《小學》的「長幼」部分是舉述對待兄姊與年長者的原則和方法，書中列舉許多表現敬意與體貼的行為規範和要領。這方面有許多符合兒童經驗，可以使兒童從實踐而學習尊敬與體貼他人需要的具體行為方式。

「長幼」關係可以細分為兩類，一是兄弟姊妹的關係；一是年少者對待年長者的關係。兄弟姊妹與我們同屬一家人，連同父母都是與我們關係最密切的人。人的情感關係的源頭，首先是父母，其次就是兄弟姊妹。在《論語》中有子說：「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即指出孝親愛長之情是仁愛之德的原初展現。所以兄弟姊妹的手足關係是人倫的重要一環。《小學》書中指出：

顏氏家訓曰：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為重者也，不可不篤。（朱熹，2010：446）

《小學》引用孟子的觀點以顯示兄弟姊妹的自然情誼：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朱熹，2010：409）

依孟子觀點，愛敬父母和兄弟姊妹都是人的仁心的自然流露。循此自然人性，《小學》提出了許多手足之間的相處原則和規範。

另外，《小學》也常提醒指出，兄弟姊妹的情誼經常是在年少時深厚，長大後因各有家庭而逐漸淡薄。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衣，學則連業，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朱熹，2010：446）

這是就現實中常見的問題，預先提醒學生不要重蹈覆轍，而常保原初的手足相愛相敬之情。

「長幼」關係的另一個重點是年少者對待年長者的尊敬情意與行為。對此，《小學》引用古代禮書，提出許多具體的行為模式。例如朱熹（2010：409-410）所言：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悌），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

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之。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早暮，侍坐者請出矣。

以上第一則是說與長者同行要緩步走在稍後方以表示敬意；第二則是說為長者掃地（糞）時，要避免灰塵揚起而沾污長者的衣服；第三則是說陪長者閒聊時，如果看到長者不經意打哈欠、注意天色早晚，這顯示長者可能感到疲倦了，就要主動告辭。這些作法都是出於對長者的尊敬和體貼之意，敏銳地體察他們的狀況，預先想到他們的需要，而有適當的作為，以避免使他們感到不自在。

《小學》的「長幼」之倫關注對年長者的感恩與尊敬的情意及行為。在人生歷程中每個人都經常需要年長者的幫助與指引，兒童時期有兄姐的提攜扶持、長輩的勸誨引領；進入社會需要前輩或先進提供經驗、指點迷津。人生的順遂、事業的成功都自得自許多先進年長者的幫助，因此，古人重視「長幼」之倫，自小便教育兒童對每個扶助自己的年長者都心懷感恩，並以體貼的行為表現敬意。對這種深情厚意的心理素質的培育，在今天仍具有積極意義。

（五）朋友

「朋友」一倫是每個人人生中範圍最大的關係領域，也是個人主動選擇與營造的關係。《小學》的「朋友」一節指導學生朋友之間相互對

待的原則，強調「以友輔仁」、「責善」、「相待以敬」，以及選擇朋友的要領。首先，《小學》指出朋友之間最重要的是相互砥礪以追求自我的完善，相互協助成就仁德：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朱熹，2010：411）

責善，朋友之道也。（朱熹，2010：411）

選擇朋友則應以品格正直、能啟引自己的人為優先。例如朱熹（2010：411）所舉：

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

至於對待朋友的原則最重要的就是「敬」。《小學》引用程伊川的觀點：

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以無主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朱熹，2010：447）

再者，對朋友的規勸必須適度，過度勸誡可能會造成衝突，反而使自己受氣。另外，書中也提醒學生，既不應勉強自己事事要滿足朋友，也不應要求朋友須盡心對待自己，否則將很難維持友誼。書中說：

子貢問友，孔子曰：忠告而善導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朱熹，2010：411）

曲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朱熹，2010：411）

《小學》書中對於朋友相處的原則與作法有很精闢的提示，可以讓學生領會如何以適當的方式擇友及增進友誼。從上述列舉的幾項朋友之道，可以看出《小學》書中的這些原則到今天仍具有實用的意義。

朋友經常是現代人最重視的一種關係。在人生的不同時空層面我們都需要朋友，因此朋友是個人所擁有的最廣泛多元的人際關係。朋友是我們人生旅途的伙伴，有了朋友的陪伴，在為理想奮鬥時，我們可以得到鼓舞；在遭逢逆境時，可以得到支持與安慰。如果有更多支持自己的益友，人生會更充實、更有力量。《小學》的「朋友」之倫指導兒童要結交能幫助自己向上提升的朋友，並且也要成為他人的益友，幫助自己的朋友向上提升。這是一種朋友關係的積極性、理想性原則。《小學》重視對兒童實施朋友關係的教育，讓開始走出家庭、進入小型同學社群而有更多交友經驗的兒童，也同時學習與朋友相處的原則、態度和具體互動方式，有助於未來形成積極健康的朋友關係。這個作法實值得現代教育參考取法。

「明倫」是朱子《小學》中篇幅最大的部分，也是其小學教育方案的核心。明倫的內容涉及人生的各種重要關係。人的生活就存在於這種種關係中，人生的開展也依托在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中。所以，儒家思想關注人與他人之理想關係的營造與充實，並認為人生的理想是在追求一切關係的圓滿，在關係的完滿中成全他人，也實現了自我生命的靈性超越，這就是「仁」的境界。仁是完備的智慧與道德，這是人內在的德性理想，但必須體現在成全他人的實際作為上。所以，學習「仁」要兼顧內在心性品質的修養，以及外在合宜行為的熟習。而具體的學習途徑就在實踐合乎義理的人倫行為，從而使個人內在心性與外在行為統整於「仁」的理想，推動自我的靈性超越。《小學》的「明倫」教育就是這種學習的基礎階段，為學生奠定靈性發展的深厚根基。

對比於《小學》之高度重視人倫基本關係的教育，我們當前的教育對此幾乎是一片空白。這些基本關係是個人生命存在的基礎，與每個人的人生歷程相終始，然而我們的正規教育卻完全忽略這些基本關係。學

校不曾教導兒童要全心重視這些關係；不曾有系統地教導兒童如何與父母、長輩、兄弟姊妹、朋友相處，以及未來如何與伴侶和組織上下成員相處。似乎是認為這些不重要，或是不必教就會了。然而，這些基本關係的問題經常是人生最大的困擾來源，因此在書店可以看到許多指導人們處理這些基本關係的書籍，在各種社會講座有大量指點如何經營基本關係的專題。正規教育沒有為學生提供關於基本關係的「素養」，當人們遭遇問題時，就只能從上述那些非正式教育的途徑來參尋解方。如果我們的基本教育旨在促進每個人身心的整全發展，培育「適應現在生活及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就不能忽略基本關係的「素養」，因為這方面正是人生的關鍵層面，其重要性絕對不下於因應生活的知識能力。面對《小學》的「明倫」教育，正可以提醒我們重新省思現有教育的不足。

三、《小學》「敬身」各項教育的旨趣和內容概要

「敬身」是指以「敬」的方式來修養自我的身心狀態。朱子理學修養方法的基本原則為「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也就是以「敬」的工夫來修持自我身心狀態；以讀書窮理來增進自己的智慧，從而不斷提升自己的德性。所以「敬」是朱子最重視的修養方法之一。

關於「敬身」一節的旨趣，陳選（1429-1486）《小學集註》引用元代儒學家許衡（1209-1281）的觀點概述「敬身」的意旨：

敬身之目，其別有四：心術、威儀、衣服、飲食。心術正乎內，威儀正乎外，則敬身之大體得矣。其衣服、飲食，所以奉身也，苟不制以義，節之以禮，將見其所以養人者反害於人也。分而言之，心術、威儀，修德之事也；衣服、飲食，克己之事也。統而言之，皆敬身之要也。蓋惟敬身，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無施而不可。此古人修身必本於敬矣。¹

¹ 本書為仿古排版，採古線裝書式頁碼，非現代書籍頁碼，無法以APA格式標註。本段內容出於陳選（明）（1980），《小學集註》卷三，頁1。

「心術」是指心靈運作的正確方法。「心術」修養的基本原則是「敬」的方式來調控內心的運作與動態，透過對自我心理狀態的控制，使內心保持專一、凝聚、認真、嚴謹，進而能無偏差地、如其所是地順應外物。有內在的「敬」的工夫，我們才能準確地體察他人的需要和狀態，從而以最適合對方的方式來對待他人。「威儀」是「敬」施行於自我外在，即對自己言行舉止的控制，使身體舉動保持精確、嚴謹、得體，避免散漫、瑣碎、混亂，從而形成莊重優雅的姿態或氣度。有外在的「敬」的工夫，才能在不同時機以適當姿態展現我們的態度，例如，展現出莊重的儀態使他人感到我們的敬意，或展現出寬裕優柔的姿態使他人感到溫柔愉悅的關懷。所以前述「明倫」所追求的理想人倫關係，還須要配合「敬身」的工夫才能充分實現。「敬身」是純粹對自我身心的修持，不一定涉及與他人的互動關係，但「敬身」修持的目的仍是用以達成圓滿的人倫關係。

另外，衣服、飲食屬於生活需求與慾望的部分。儒家的禮義原則非常重視對衣服和飲食的規範，認為衣服和飲食不可以無限度地追求，否則會形成貪多務得的心態，或只關注物質需要而忽略更重要的身心修養。所以儒家的禮一向重視衣服和飲食節制。朱子《小學》也將這兩方面的節制實踐納入教育範圍，以及早養成學生生活簡樸、欲望單純的習性。

（一）「心術」——以「敬」為核心的心性修養

《小學》所載「心術」是指以敬為核心的各種心性修養。「心術」的教育是幫助學生對自己的心理意識進行導引和鍛鍊。例如，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朱熹，2010：416）。

這些意謂著對於自己的心理感知和表現都要了了分明地自我調控，使感覺、認知、情緒、言語、行動、思慮、欲求等都合乎理性。「心術」內容都是強調合宜的心態或心性素質的養成，透過多方面的心性修

煉，以形成仁愛而明智的總體人格。其主要重點如下略述。

1. 守「敬」：待人處事抱持盡心、誠懇、認真、莊重的心態。例如朱熹（2010：415-416）所舉：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言忠信，行篤敬。

2. 循「禮」：遵循前人出於實踐智慧而歸納的合理行為規範——禮，以養成合宜正當的性情和行為習慣。例如：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朱熹，2010：416）

3. 欲望有節：這是要求對慾望和情緒的自我管理。欲望和情緒須保持節制，避免過度，使內心不因欲望或情緒而紛擾混亂、失去和諧。例如：

曲禮曰：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朱熹，2010：415）

4. 避免各種刺激欲望的事物或活動，以確保內在情意的平衡穩定。例如：

樂記曰：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朱熹，2010：416）

5. 對內心的自我檢視與管理，以保持嚴謹莊重的心理狀態。例如：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才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朱熹，2010：416）

6. 培養靈活合宜的思慮方式，兼顧開放創發與嚴謹細密，而表現於行動則應有序而確實。例如：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朱熹，2010：450）

以上各項都是對內在心態、思慮、意志、情感、慾望等（統稱為心）的自我調控和鍛鍊途徑。理學之特色就在致力使自我的內心與行為都合乎「理」，而避免散漫、放縱、混亂、僵固等狀態。所以理學的修養著重對自我身心的深刻覺察和細緻導引。但這些細密的修養工夫主要是從「大學」層次開始進行，包括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等。「小學」層次則是一些初階自省工夫，或是提示一些未來省察涵養的原則，讓學生逐步練習、體會自覺與自省實際作法，為後續「大學」階段的自我修養建立基礎。

現代道德教育理論強調「自律」，而自律的先決條件是自省的能力。然而大多數道德教育並未具體地教導學生如何自省，許多德育方案會引導學生透過理性慎思和討論來形成合理的道德行為方針，也會要求學生定期檢驗是否切實踐這些方針，但通常很少要求學生省察檢視自己的內心。實際上，目前似乎沒有教導學生自省能力的教育方案，因此現行的德育還不能夠著力於學生自律層面。《小學》的「心術」要求兒童練習初步的自我省察工夫，關照自己的心理狀態。我們應當可以參酌其中作法，建構一套適合現代兒童的發展自省能力的教育方案。

（二）「威儀」——以「敬」的工夫修養莊重優雅的身體氣度

《小學》中的「威儀」是關於人的身姿儀態所顯現的氣度風範。儒家認為人應當表現出莊重優雅的儀態，身體的一舉一動都要穩定有序，而非散漫隨意。威儀代表一個人經過了文明禮樂的教養薰陶，以及有意識的自我管理。缺乏威儀，則顯示這個人是循著基本生理或情緒反應而行為，就削弱了人的尊嚴。舉止優雅莊重的人才會令人敬重。因此《小學》將「威儀」列為兒童教育的重點之一，希望兒童及早遵循禮儀規範來導引自己的身體舉止，形成良好的威儀氣象。《小學》中提及：

呂榮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朱熹，2010：453）

威儀氣象是展現在人的言行舉止與身體姿態中，所以威儀的養成必須訴諸身體表現的鍛鍊，而鍛鍊的方法則是實踐禮法的規範，以塑造良好的體態。《小學》中說：

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朱熹，2010：416-417）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朱熹，2010：417）

「禮」的實踐始於言行舉止的端莊得體。而合乎「禮」的言行體態則能展現「禮」所內含的莊嚴性和崇高性，而流露出高尚的威儀。所以，人的外顯表現，包括儀容體態、面色表情、言詞口白，或更具體的舉手投足、眼神、語氣、聲調、呼吸節律、站立姿態等，都應依據「禮」來加以鍛鍊，以塑造理想的體態，展現雍容高雅的威儀氣度。這種主張很容易令人連想到當代法國學者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所謂的「自我的技術」（the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這是透過對自己身心狀

態和外顯行為舉止的監督和鍛鍊來塑造理想的自我，也就是

個人自力或藉他人幫助，對自己的身體、靈魂、思想、行為、存有方式施行某些操作，以改變自己，從而獲致某種幸福、純淨、智慧、完美或不朽狀態的方式。（Foucault, 1988: 18）

上述朱子《小學》關於「威儀」（乃至全部「敬身」）教育，都是依據禮來管理和鍛鍊自我的身心狀態，從而型塑理想的自我，與傅柯的學說正有某種神似之處。

優雅的儀態是一種身體美學的表現。雖然現代人的身體美學理念不同於《小學》的「威儀」所蘊含的身體美感形相，但《小學》對於身體美感教育的重視，也同樣值得我們參照思考現行教育是否有所不足。

（三）「衣服」與「飲食」——欲望的人文節制

《小學》中的「衣服」和「飲食」是關於兒童生活中的衣食教育。儒家認為衣服是身體的延伸，而相當重視衣服。錢穆指出：「中國人每以『衣冠文物』連言。在儒家看來，衣代表著人文極重要的一項。」（錢穆，2011：1）「衣冠決不是身外之物，而是我們生命中一種莊嚴表現。」（錢穆，2011：3）衣服是禮的一部分，也是前述「威儀」的一部分。衣服得體代表對於禮節的理解和遵循，也代表對自我的關注和尊重。所以，在朱子看來，合乎「禮」的得體衣著裝飾是基本人文素養的一部分。

「飲食」是人的自然需要，但人的飲食活動之所以不同於動物，就在於人的飲食加入了人文程序與美感調節，使飲食成為一種優雅有節的人文活動，而不只單純如動物般的本能營生行動。對飲食的人文調節就在於飲食之禮。飲食之禮代表人對慾望的管理，人類營生必須滿足許多生理需求，這是慾望的來源。但是慾望必須有節度，放縱慾望就是屈服於生理／生物性面向，可能造成個人內在人文性與理性的弱化。飲食之禮指導兒童以人文的方式來滿足自然需要，也啟引兒童學習以人文法則來調節慾望，使飲食等慾望合乎文明禮節與理性尺度中，這也是人文素

養的重要一環。

《小學》書中除了舉述「衣服」和「飲食」的禮節外，更不斷叮嚀學生不要過度重視衣服和飲食，以免形成耽溺於嗜欲的習性。例如朱熹（2010：419-420）所舉：

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自然需要和慾望固然是人天性的一部分，但相較於良知善性，前者只是人的「小體」，後者才是人的「大體」。孟子強調：「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²即勸誡人們要致力於良知善性的修養與擴展，而不要只顧念慾望和物質需要的滿足。《小學》書在「衣服」和「飲食」部分特別提示學生對衣食的淡薄與節制，就是希望學生在年少時期就養成儉樸少欲的習性，而用心於德性修養。這一觀點也反映在後來的幼蒙書籍中，例如《弟子規》即有類似的觀點：

唯德學，唯才藝，不如人，當自礪。若衣服，若飲食，不如人，勿生感。

《小學》重視養成兒童對衣服和飲食的合理節制及符合社會禮儀規範。衣服應求大方得體，適時適所，合乎禮數，而避免奢華。飲食應淡薄節制，符合養生需求，進食動作舉止則須依循禮節以顯文明優雅。這些都屬基本生活教養，當前社會則主要將之歸諸家庭教育。然而，當前家庭教育並未充分發揮功能，並且多數家庭並未將此視為重要的教育項目，所以，整體來看當前對兒童的衣服、飲食教育成效並不明顯。《小學》的作法也提醒我們重新思考衣服、飲食，乃至全面的（衣食住行）生活教育，是否也應當再納入兒童教育的範圍。

² 《孟子》〈告子下〉，第14章。

《小學》的「敬身」關注內在心理狀態與心性素質，及外在言行舉止和體態氣象，並要求對衣食欲望的人文調節，幾乎觀照到人生活中每個面向的。書中所舉「張思叔座右銘」正大致涵蓋敬身的重要內容：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朱熹，2010：453）

「敬身」教育要求學生以「敬」的工夫自覺地調節自己的心理狀態，以養成良好的心性素質；並以「禮」導引自己各方面的生活行為，從而塑造莊重雍容的威儀，並將自然的飲食和慾望調節為人文的習性。有了「敬身」的自我修工夫，將可以使個人的心性與身體素質更加提升，而更有足夠的智慧與德性條件去實踐與完成前述的「人倫」關係。

我國12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核心素養中有一項「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然而，在這一課程綱要中其實並沒有一套有系統的身心素質精進的課程與教學規劃，而是要求各科目領域都要在其課程中觸及這一面向，彷彿將各領域所提供零零碎碎的相關內容湊合起來，就可以實現身心素質的教育。朱子《小學》的「敬身」也是一種身心素質的教育，並且是採取系統而全面的方式對兒童身心各方面進行統整的教育。這樣的作法也促使我們省思：現行教育真的可以達成身心素質教育的目標嗎？我們是否需要重新審慎規劃一套完整而系統的身心素質教育方案？

肆、朱子小學教育方案的現代意義

朱子《小學》教育方案的宗旨是培育兒童實現圓滿人倫關係的德性與實踐能力，及塑造兼具明智性與道德性的心理與身體素質，為健全的人格奠立基礎。至於其教育基本原則，則是透過對合乎義理之行為範式（禮）的仿效實踐，養成合宜的行為習慣，進而形成健全的身心狀態，做為未來進德修業及實行儒者事業的基礎。其主要內容是取材自古代禮書和歷代相關教育性書籍，列舉有關「明倫」與「敬身」的合理行

為方式或實踐原則，期望學生藉實踐古禮而內化形成健全的人格與實踐能力。這一「小學」教育方案與我們當前的教育理念和作法有很大的差異，可以激發我們對教育的不同視野，甚至汲取其優點以融入當前的教育。

然而，朱子《小學》成書於南宋淳熙14年（1187），距今八百多年，所輯禮儀規範的年代則更遙遠，時代隔閡勢所難免。所以在討論這一方案對當前教育之意義前，應先注意其相關限制，以便在應用時有所斟酌損益。

一、朱子《小學》內容的限制

關於《小學》內容的缺失，明末清初的學者陸世儀（1611-1672）有相當中肯的批評。陸世儀是著名的理學家，服膺朱子學術思想。對於朱子的小學方案，非常推崇其理念。但也注意到其中不合時宜的部分，以及所輯內容與原初教育原則不一致之處。陸世儀的批評主要如下（陸世儀，1977：1-2）：³

1. 朱子的「小學」教育思想原本強調實踐，但所輯內容大多數是德性實踐的原則或原理。依朱子觀點，對原理、原則的思考探討是「大學」層次的教育內容；「小學」教育的重點是「灑掃應對進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的具體實行，由實踐以形成習慣和習性，為人格養成奠定基礎。但書中所輯內容只有部分是兒童可以實踐的具體作法，而有許多是屬於「義理」層面的項目。所以，並不適用於兒童教育，也違背了朱子原先提出的「小學」以實踐為本的教育原則。

2. 《小學》的內容大多是引用古代禮儀，不適合當前社會環境和習俗；並且文字古奧，兒童閱讀困難。⁴ 所以大部分蒙學不會採用《小學》為教材。合宜的「小學」教材應該簡明易懂，易記易學，並且可以

³ 陸世儀評論之原文為「小學之書文公所集備矣。然予以為古人之意，小學之設是教人由之，大學之教乃使人知之。今文公所集多窮理之事，則近於大學；又所集之語多出於四書五經，讀者以為重複；且類引多古禮，不諧今俗；開卷多難字，不便童子；此小學所以多廢也。」

⁴ 朱子原來是希望讓兒童閱讀《小學》一書，所以他在〈小學原序〉最後說：「今頗蒐輯以為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朱熹，2010：393）

立即實行，達到知行並進的學習原則。

綜合上述觀點，朱子《小學》的限制主要為內容偏離其實踐原則、與時代環境不相諧、以及文字艱難不適合兒童閱讀理解。然而這些問題可以透過適當的選材作法而加以改進，亦即我們可以選擇或設計符合時代環境、適於兒童理解與實踐、並具有心性品格教育意義的教材內容，引導兒童即知即行，在實踐中養成良好行為能力和內在習性。而有待我們進一步思考的是朱子「小學」教育方案究竟能為我們帶來什麼新觀點與新視野。

二、朱子小學方案對現代教育的啟示

朱子「小學」方案主張透過人倫禮儀的履行及敬的修持工夫，以涵養「仁」的心性素質與實踐能力，相較於當前的素養教育方案，主要有三項特性：（一）關注根本的心性與身體素質及人倫行動能力的教養，而不止於因應生活需要的知能；（二）立基於關係性人生觀，強調人生的理想與價值在於人倫關係的圓滿，而不是「個體」的自我實現；（三）主張以履行禮儀規範來鍛鍊內在心性與外在行為能力。這三項特性對我們當前的教育有以下啟示。

（一）發展以品格與德行為本的全人教育

依據朱子「小學」的理想，人的發展應該以品格與德行為本，這種品格與德行並不僅是一般狹義的倫理道德，而是全面的人性品質。「小學」所關注的教育包括「明倫」（根本關係方面的深摯情意與得體行為智慧的培養）與「敬身」（理想身心素質的型塑），而「敬身」的具體項目有：「心術」（心理意識與功能的導引和鍛鍊）、「威儀」（身姿儀態之氣度風範的涵養）、「衣服」與「飲食」（欲望之合理節制與人文美感的涵養）。綜合來看，「小學」教育所關注的是人性品質的全面提升，希望幫助學生在根本關係與身心各方面都努力學習，塑造良好的習性，為自我的人品格發展奠定厚實基礎。

相較於一般的公民與生活知能教育，朱子「小學」教育引導學生將

心思聚焦於自我身心品質與人際關懷能力的成長，而不只是因應公民責任和生活所需的知識與技能。學習者應該關心的是自己如何成為一個更好的人，要學習什麼來讓自己變得更理想；而不只是掛念知識技能的吸收和累積。當然，「小學」教育並不忽視現實生活的知能，但會是在全人教育的架構下將知能教育納入人性整體發展的一部分，畢竟，個人所學的一切知能都是為了人生發展的需要，在自我全面發展的前提下選擇自己所需的知能。

心性品質為本的全人教育，可以含括當前生活知能取向的素養教育，形成更完備的教育方案。朱子的方案注重身心品質與人際關懷能力的發展，屬於根基性的人格統整教育。但每個人也都需要應對現實複雜生活狀況的能力。當前旨在「適應現在生活及未來挑戰」之能力與素養教育，雖能提供個人面對現實各種複雜狀況的生活能力，卻未針對深層的心性與人格面向提供充分的陶養。雖然課綱中亦列入了生命教育、道德教育議題，核心素養中也有自我發展與社會關係等部分，但都只是整體課程的邊緣部分，並未得到足夠重視。如果能以朱子小學的人性品質教育為本，納入生活知能教育，將有助於幫助學生發展健全的人格。

（二）重視人類本質關係的教育

朱子「小學」人性品質教育立基於關係性人生觀，重視五倫等本質關係的實踐能力，這提醒我們有必要去檢視當前教育是否偏於個人取向的人生價值觀。當代教育以人的個體性（individuality）為價值基礎，強調個性的發揚，鼓勵與引導個人的自我實現。各種教育作為都是圍繞這一核心價值，而致力於協助個人自我了解、自我抉擇、自我發展及實現自我的潛能與特性。相對來說，便較少引導學生去關心他人，關心父母、兄弟姐妹、家人、師長、同學、朋友等等。在儒家觀點，成全「關係中的他人」要優先於滿足自己的需求；而依當前的觀念，我們鼓勵學生追求個人的獨立自主性，卻較少期望學生能把他人的福祉置於自己的福祉之前。如果參照朱子「小學」的觀點，我們或許可以在當前個人取向的人生觀和教育理念中，適度納入關係性的人生觀與教育理念，在個人取向與關係取向之間獲得平衡。

（三）實施適度的生活規範教育，引導學生邁向「自我修養」

朱子的「小學」著重指導學生履行禮儀規範，這是其人性品質教育的初期作法。它的進程是致力於從教師指導逐漸邁向學生自覺的「自我關照」（the care of the self）、「自我修養」（self-discipline）。這種方法並不是要藉外在強制手段來塑造學生的習性，而是引導學生自動而持續地實踐一些合乎理性與人性的行為，例如，每天定時向父母請安、表達關心（晨定而昏省）；要求自己做事認真、專注而嚴謹（執事敬）。這些「禮」的規範都是合理合情的行為方式，並非無理的強制。「小學」教育之所以要求學生持續實踐「禮」，是因為人們常會因怠慢或疏忽而無法堅持這些正確的行為，而逐漸銷磨人際的親善關係和自我的內在德性。引導學生實踐「禮」，其實是要啟發他們以「自我修養」來穩固與強化自己的心性品質與人格，並實現自己與他人的圓滿關係。

現代教育常因關注個人自由空間的維護，而相當忌諱對學生的規訓。朱子「小學」引導學生以「禮」自我修養的作法，可以提醒我們：要求學生實踐合理合情的規範也是一種教育方式，並非就是權力的壓迫與塑造作用。所以，在家庭與學校仍宜給予學生適當的規範教育。其具體內容應可參考朱子《小學》書中的各種修養原則和規範，選擇適當項目，轉化為符合現代生活境況的行為型態。進而運用合宜的教學方式，使學生能領略這些行為型態的合理性，並切實踐履而體會其中精微意涵。進而在長期實踐中養成「自我關照」、「自我修養」的主動意識，向自身人性品質的提升不斷邁進。

參考文獻

- 朱 熹（南宋）（2001）。**四書章句集注**。上海市：上海古籍。
- 【Zhu, X. (Southern Song Dynasty) (2001). *Commentaries on the Four Books*.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Ancient Books.】
- 朱 熹（南宋）（2010）。小學。載於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13冊）。上海市：上海古籍。
- 【Zhu, X. (Southern Song Dynasty) (2010). Elementary learning. In J.-

- R. Zhu, Z.-Z. Yan, & Y.-X. Liu (Eds.),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u Zi: Revised edition* (Vol. 13).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Ancient Books.】
- 朱熹（南宋）（2015）。**朱子語類**（黃士毅〔南宋〕編，徐時儀、楊艷彙校）。上海市：上海古籍。
- 【Zhu, Xi (Southern Song Dynasty) (2015). *Classified dialogues of Master Zhu* (S.-Y. Huang [Southern Song Dynasty] Ed., S.-Y. Xu & Y. Yang Proofread).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Ancient Books.】
- 余英時（2003）。**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市：允晨。
- 【Yu, Y.-S. (2003). *Zhu Xi's historical world —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scholar-officials in the Song Dynasty*. Taipei, Taiwan: Yun Chen.】
- 林玉体（2005）。**西洋教育史**。臺北市：三民。
- 【Lin, Y.-T. (2005).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 Taipei, Taiwan: Sanmin.】
- 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取自[https://www.naer.edu.tw/upload/1/16/doc/288/\(111%E5%AD%B8%E5%B9%B4%E5%BA%A6%E5%AF%A6%E6%96%BD\)%E5%8D%81%E4%BA%8C%E5%B9%B4%E5%9C%8B%E6%95%99%E8%AA%B2%E7%A8%8B%E7%B6%B1%E8%A6%81%E7%B8%BD%E7%B6%B1.pdf](https://www.naer.edu.tw/upload/1/16/doc/288/(111%E5%AD%B8%E5%B9%B4%E5%BA%A6%E5%AF%A6%E6%96%BD)%E5%8D%81%E4%BA%8C%E5%B9%B4%E5%9C%8B%E6%95%99%E8%AA%B2%E7%A8%8B%E7%B6%B1%E8%A6%81%E7%B8%BD%E7%B6%B1.pdf)
-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4).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12-Year Basic Education: General Guidelin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aer.edu.tw/upload/1/16/doc/288/\(111%E5%AD%B8%E5%B9%B4%E5%BA%A6%E5%AF%A6%E6%96%BD\)%E5%8D%81%E4%BA%8C%E5%B9%B4%E5%9C%8B%E6%95%99%E8%AA%B2%E7%A8%8B%E7%B6%B1%E8%A6%81%E7%B8%BD%E7%B6%B1.pdf](https://www.naer.edu.tw/upload/1/16/doc/288/(111%E5%AD%B8%E5%B9%B4%E5%BA%A6%E5%AF%A6%E6%96%BD)%E5%8D%81%E4%BA%8C%E5%B9%B4%E5%9C%8B%E6%95%99%E8%AA%B2%E7%A8%8B%E7%B6%B1%E8%A6%81%E7%B8%BD%E7%B6%B1.pdf)】
- 陳選（明）（1980）。**小學集注**。臺北市：臺灣中華。
- 【Chen, X. (Ming Dynasty) (1980). *Commentaries on the Elementary Learning*. Taipei, Taiwan: Chung Hwa (Taiwan).】
- 陸世儀（清）（1977）。**思辨錄輯要**。臺北市：廣文。
- 【Lu, S.-Y. (Qing Dynasty) (1977). *Notes from speculation and deliberation*.

Taipei, Taiwan: Guangwen.】

程頤（北宋）（2011）。**周易程氏傳**。北京市：中華。

【Cheng, Y. (North Song Dynasty) (2011). *Cheng's commentaries on Book of Changes*. Beijing, China: Chung Hwa.】

楊深坑、王秋絨、李奉儒、鄭勝耀（2019）。**比較與國際教育**（4版）。臺北市：元照。

【Yang, S.-K., Wang, Q.-R., Li, F.-R., & Zheng, S.-Y. (2019).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4th ed.). Taipei, Taiwan: Yuan Zhao.】

錢穆（2011）。**雙溪獨語**。北京市：九州。

【Qian, M. (2011). *Monologues at Shuangxi*. Beijing, China: Kyushu.】

Foucault, M. (1988).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mherst, MA: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Gadamer, G.-H. (2004). *Truth and method*. London, England: Continuum.

Zhu Zi's Elementary Learning—A Confucian Outline of Fundamental Education

Huang-Kun Chang*

Abstract

In Southern Song, Zhu Zi proposed a quit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plan, covering “elementary learning” and “great learning.” “Great learning” refers to the education of gentlemen that allows students to appreciate and practice the way of self-cultivating and state-governing. “Elementary learning” is the education given to children which provides students with a solid foundation in the cultivation of their virtue. Zhu Zi and his students edited the book, *Elementary Learning* to provide principles and material for children’s educ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wofold: the first is to explore Zhu Zi’s *Elementary Learning* and explain his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education plan; while the other is to investigate if Zhu Zi’s education plan of *Elementary Learning* could offer some ideas for current education. The content of Zhu Zi’s *Elementary Learning* mainly includes 1. Ming-lun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essential relationship of human beings) – o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wisdom and virtues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monarchs and ministers, husbands and wives, elders and youngsters, friends, etc.; 2. Jing-shen (the care of the self) – the shaping of ideal qualities of the self: including Xin-shu (the ways of mind operation), Wei-yi (magnanimity), clothes, diet, etc.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Zhu Zi’s *Elementary Learning* could provide some inspiration for today’s education: (1) a holistic education based on character and morality; (2) the education that emphasizes the essential relationship of human beings; (3)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ducation of life normality that will initiate the students towards “self-cultivation.”

Keywords: elementary learning, Zhu Zi, education for the children, Ming-lun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essential relationship of human beings), Jing-shen (the care of the self)



DOI : 10.6869/THJER.202106_38(1).0001

Received: January 7, 2021; Modified: July 5, 2021; Accepted: August 2, 2021

* Huang-Kun Ch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aipei, E-mail: chk@utapei.edu.tw

